

# 現代漢語“X殺”結構中的類詞綴現象考察

安雲暉\* · 朴興洙\*\*

## 目次

1. 前言
2. “殺”的語義分析
  - 1) “殺”的本義
  - 2) “殺”的語義發展及類詞綴“殺”的引申義來歷
3. “X殺”的類詞綴化
  - 1) “殺”語義的半虛化
  - 2) “殺”在類詞綴結構中的位置固定化
  - 3) “X殺”結構的能產性
4. “X殺”的結構特徵
  - 1) “X殺”結構中“X”的音節與詞性
  - 2) “X殺”結構中“X”的語義特徵
5. “X殺”產生的原因
6. 結語

## 1. 前言

近十年來，隨着社會日新月異的發展和語言交際的不斷變化，現代漢語中涌現出了大量的新興詞匯。這些新詞匯中一部分來自于網絡原創或對外來語的借鑒，其他的絕大部分則來源于派生詞，這些數量龐大的派生類新詞匯多由類詞綴現象產生。以此為契機，很多語言學者開始將研究的焦點放在新詞匯結構上，并在研究中發現作為這種詞匯結構核心成分的類詞綴，其本身作為詞根向詞綴轉化

\* 主筆者，韓國外國語大學 中語中文學科 박사과정

\*\* 교신저자,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부 교수

的一種過渡形式，具有很強的構詞性，在現代漢語的發展中可以看作是漢語語法化的一種重要表現。

本文將類詞綴“殺”以及由其構成的“X殺”類後綴結構作為考察對象，試圖通過對類詞綴“殺”的語義分析，產生原因以及組合形式等，對“X殺”類詞綴結構所衍生的同系列詞群進行簡單系統的全面剖析。

有關於類詞綴的研究，最先提出概念術語的應是呂叔湘先生<sup>1)</sup>。之後，任學良（1989）、陳光磊（1994）、馬慶株（1995）等都對類詞綴的概念和特徵作出了各自的說明。2000以後，有關於類詞綴的各種研究更是受到了詞匯學界的關注，如雨後春筍一般涌現出來。大部分學者都指出類詞綴作為一種介於傳統詞根與詞綴之間的語言單位，它的產生和發展可以看作是實詞在語言變化上的一種虛化，但又與典型的虛化過程有着明顯區別。類詞綴的虛化與傳統語法一般來講的單純虛化不同之處在於，類詞綴的語義並不是通過一般的虛化產生意義，而是作為詞根的實詞，其本身的某個義項在語言變化過程中通過類推機制形成的一種粘合力很強的類化義。不僅如此，能產性高且類推能力强等特徵，使得類詞綴結構新詞匯在不斷增多的同時，也豐富了漢語的表達功能。

儘管類詞綴的存在得到了語言學界的普遍認可，但是在譬如類詞綴範圍界定等細小的問題上還存有一些分歧。縱觀近些年學界的觀點，類詞綴的概念已經逐漸被添加到漢語教材中來。最突出的應為2011年出版的《語言學名詞》中收錄了“類詞綴”這一詞條，作為高度權威的工具類辭書，“類詞綴”作為術語被收錄于此可以看作是類詞綴概念確立的最好證明<sup>2)</sup>。

近些年來伴隨着類詞綴結構的大量產生，語法界對類詞綴的研究也不斷增多。本文通過對各大語料庫的數據和搜索引擎網站的實際使用情況分析來看，盡

1) 呂叔湘（1979）在《漢語語法分析問題》中首次明確提出了類詞綴的概念：“漢語里地道的語綴并不多，有不少語素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綴或後綴，然而還是差一點兒，只可以成為類前綴和類後綴。……說它們作為前綴和後綴還差點兒，還得加個‘類’字，是因為它們在語義上還沒有完全虛化，有時候還以詞根的面貌出現”。

2) 《語言學名詞》是201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圖書，由語言學名詞審定委員會編寫。該書分為理論語言學，文字學，語音學，語法學，語義學，詞匯學，辭書學，方言學，修辭學，音韻學，訓詁學，計算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民族語言學等13個部分，共收詞2939條。這些名詞是科研、教學、生產、經營以及新聞出版等部門應遵照使用的語言學規範名詞。

管類詞綴的數量不少，用法繁多，但“X殺”類詞綴結構出現得相對較晚，主要是在2016年之後才被逐漸使用。在中國知網學術文獻總庫搜索關於“X殺”結構的相關論文時，目前也僅有姚昭璞的〈從新詞語“XY殺”看類後綴“殺”的形成及成因〉一篇，這說明“X殺”類詞綴結構作為一種新興的構詞現象，人們目前僅僅普及了它在語言交際中的使用率，却沒有對它的產生和發展進行及時的考察。

本文區別於姚昭璞先前把“X殺”結構等同於“X秒殺”結構的研究，從類詞綴“殺”本身的語義入手，通過分析“殺”語義的變遷及類詞綴化現象、“X殺”結構的構詞特點及語義特徵，試圖對“X殺”類詞綴結構進行全面的分析考察。

## 2. “殺”的語義分析

### 1) “殺”的本義

對於“殺”的本義，本文考察了清代陳昌治刻本的《說文解字》和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

陳昌治將“殺”歸在《說文解字·殺部》：“戮也。從殳殺聲。凡殺之屬皆從殺。〔介殺〕，古文殺。𠄎，古文殺。布，古文殺。所八切〔注〕臣鉉等曰：《說文》無殺字。相傳音察。未知所出。〔注〕：〔兕攴〕，〔殺〕，〔𠄎〕，古文殺。”而段玉裁對“殺”的注解為：“戮也。戈部曰。戮，殺也。從殳。殺聲。鉉等曰。說文無殺字。相傳音察。按張參曰。殺，古殺字。張說似近是。此如本作術，或加禾爲秣。所八切。十五部。凡殺之屬皆從殺。”綜合兩位大家對於“殺”的注釋，基本可以了解到，“殺”這個字的起源無從考證，意義上最早起於“戮”，也就是屠戮、殺戮的意思，字形上“殳”作邊旁，“殺”作聲旁。所有與殺意義相關的字，都採用“殺”作為邊旁。

《左傳·宣公二年》：“將戰，華元～羊食土。”

孟軻《寡人之于國也》：“是何異于刺人而～之，曰：‘非我也，兵也？’”

從上面兩個句子可以看出，“殺”字從古代起，主要使用的意義就是使某人或某物失去生命，這也可以看作是“殺”字的本義。

## 2) “殺”的語義發展及類詞綴“殺”的引申義來歷

### (1) “殺”的語義發展

爲了探究“殺”從古代到現代的語義發展變化，本文主要選取了《漢語大詞典》、《古代漢語詞典》、《古代漢語字典》、《近代漢語大詞典》及《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等五本詞典類工具書，試圖通過從古至今“殺”字義項的對比，整理出“殺”字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殺”字在各大辭書中的義項釋義如下表：

〈表1〉“杀”在各辭書中的義項

辭書	“杀”的釋義
《漢語大詞典》	①〈動〉殺戮。②〈動〉死，致死。③〈名〉死刑。④〈名〉指流放。⑤〈動〉克，戰勝。⑥〈動〉攻殺，戰鬥。⑦〈動〉棋類術語。指圍死或擊敗對方。亦泛指對弈。⑧〈動〉滅，除去。⑨〈動〉指熄滅。⑩〈動〉傷害，敗壞。⑪〈動〉秋季陰氣肅殺。⑫〈動〉引申指草木枯萎。⑬〈動〉田獵。⑭〈名〉指獵獲物。⑮〈動〉收割；砍伐。⑯〈動〉整治。⑰〈動〉謂醫治。⑱〈動〉終止；收束。⑲〈動〉死板，無可變動。⑳〈動〉縛緊，勒緊。㉑〈動〉壓抑，抑制。㉒〈方〉〈動〉刺激。㉓〈副〉用在謂語後面，表示程度之深。㉔〈動〉用在謂語前，有很，甚之意。
《古代漢語詞典》	①殺死，殺戮。②滅除，敗壞。③死。④用在動詞或形容詞後，表示程度深。⑤終止，收束。
《古代漢語字典》	①〈動〉殺死，弄死。②〈動〉衰敗，衰竭。③〈動〉交戰。④〈副〉表示程度深。
《近代漢語大詞典》	①死。②削減，抑制。③滅，熄。④止住，刹住。⑤固定，死板。⑥扎，綁。⑦放在動詞後，表示程度深。⑧很，十分。
《現代漢語詞典》	①〈動〉使人或動物失去生命；弄死。②〈動〉戰鬥。③〈動〉削弱；減少；消除。④同“煞”①。⑤〈動〉用在動詞或形容詞後，表示程度深。⑥〈方〉〈動〉藥物等刺激皮膚或黏膜使感覺疼痛。

通過對幾部辭書的對比整理可以發現，盡管在《漢語大詞典》中“殺”字的語義繁多，共收錄了28個義項，且詞性也分爲動詞、名詞和副詞三類。但是在其他的辭書中，“殺”字的義項數相對來說比較固定，且都不含有名詞的詞性。《漢語大詞

典》中“殺”字的名詞義主要有死刑、流放及獵獲物這三個。而這三個義項在當時的使用都可以看作是與“殺”的本義，即“使某人或某物失去生命”有關聯：死刑是致使某人死亡的刑罰手段；流放是與死刑所相對應使用的刑罰；獵獲物是對被獵殺的動物的稱呼。在後續的漢語發展歷史中，詞匯的不斷豐富和用詞的規範化，也使得“殺”字逐漸失去了這三個名詞的義項。

從對各個辭書比較的結果來看，“殺”字表示程度深的這一詞義從古至今一直保留下來。南北朝時期，“殺”字在本意“使失去生命”的基礎上發生虛化，開始產生一種帶有誇張意味的表極度極高義。唐代時，文學語言中也出現了大量這種“殺”字義的用法。

羞言趙飛燕，笑殺秦羅敷。《玉台新詠·卷五》

堯祠笑殺五湖水，至今憔悴空荷花。（李白《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

從元代開始，“殺”字表程度極高的義項也開始活用在在了口語性較強的元曲雜劇中，到了明代，這種用法更是多出現在小說等作品中以對話形式出現，使用的自由度越來越高<sup>3)</sup>。

在古代漢語中，表程度極深的“殺”字義作為修飾動詞的一種附加成分，具有副詞詞性；而漢語發展至今，作為現代漢語詞匯規範標準的《現代漢語詞典》中，表程度深的義項也被歸在了動詞詞性下面。也就是說現代漢語中，“殺”字不再具有副詞詞性，表程度深的這一義項雖然還具有修飾動詞或形容詞的作用，但它本身也成了一個具有動作行為能力的義項，呈現動詞詞性。

除此以外，“殺”在發展變化中，還摒棄了很多動詞詞性的義項，如：“攻殺；戰鬥”，“束縛；壓制”，“扎緊；勒緊”等。本文在此基礎上對殺的主要義項進行了簡單的整理，並對其詞性和用法做出簡單的說明。整理如下表：

3) 楊檢容(2011)從表程度意義極高的層面，對“V殺、V煞和V死”三種構詞結構做了詳細分析。通過歷時發展變化的討論方法對“V殺”存在的具體情況和發展脈絡做出了說明。

〈表2〉“杀”主要义项的二次整理

词义	释义说明	用法
①杀死 致死。	〈动〉 (本义) 通过某種手段或方式, 使人或 动物失去生命。	(古)《後汉书·鲁恭传》: 今匈奴为鲜卑所杀, 远臧于史侯河西, 去塞数千里。 (今) 杀害; 捕杀。
②削弱, 减少。	〈动〉 力量、势力减弱; 使变弱。	(古)《朱子语类》第一二八卷: “後來除授者, 自可杀其礼数, 减其俸给, 降其事权, 而猶袭 一时权宜苟且之制, 为子孙不可易之常典。” (今) 杀暑气; 减杀。
③战斗。	〈动〉指敌对双方通过进行有组织的武装 冲突, 夺取战争胜利。	(古)《商君书·画策》: “以杀去杀, 虽杀可也。” (今) 杀出重围; 冲杀。
④程度極 深	〈动〉表示动作或某種行为的程度非常深。	(古) 张说《鄜都引》: “试上铜台歌舞处, 唯有 秋风愁~人。” (今) 气杀; 热杀人。

## (2) 類詞綴“殺”的引申義來歷

某一個具有實際意義的詞語在語義虛化, 即由詞根逐漸演變為詞綴的過程當中, 語言的表達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特徵, 這種表達的多樣性效果下產生出的類詞綴, 可以是由某一個義項產生的引申義, 也可以是某幾個義項同時作用的結果。語義如果完全虛化, 那么這個詞就變成了純粹的詞綴, 而類詞綴則呈現出一種半實辦虛的特徵。

“殺”在語義虛化的過程中, 與其他語義組合形成了“X殺”類詞綴結構。對於這種類後綴“殺”的來歷, 姚昭璞 (2019) 將其解釋為源于“秒殺”, 兩者意義上相同只是省略了“秒”字<sup>4)</sup>。“秒殺”是教育部在2007年公布的漢語新詞, 這個新詞起源于英語中的“seckill”, 本來指的是足球比賽最後關頭的進球, 由于這時的進球導致對手沒有還擊的時間, 因此可以在最後關頭擊敗對手贏得勝利。“秒殺”的含義也在漢語的引用過程中逐漸脫離簡單的足球解說用語, 演變成為瞬間擊敗對手的意思。但是“秒殺”作為一個新造詞, 還未被收錄到《現代漢語詞典》中, 這也就說明

4) 姚昭璞 (2019) 認為, “X殺”中的“殺”字完全承載了“秒殺”的全部語義, “秒殺”一詞的語義發生泛化, 在其原有的“賽場上瞬間擊殺對手”和“極短的時間內結束”語義上發生泛化, 產生了在極短時間內擊敗對手的引申義。

“秒殺”的具體意義，還有待于被進行更合理的解釋和剖析。

本文認為，用一個還未被官方詞典收錄的新造詞去解釋另外一個實詞語義變化的方法，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和科學性。想要探究一個實詞的語義是如何虛化的，或是它的義項是如何被引申出來的，歸根結底還是要去考察這個詞本來的義項，從根本出發去解釋現實意義中的變化。

如第一節中對“殺”字義考察的結果來看，主要包括殺死，致死；削弱，減少；戰鬥及表程度深這四個義項。從對這四個義項的分析來看，它們具有的共同特徵可以看作〔致使義+〕和〔結果義+〕。如果想分析出“X殺”類詞綴結構中“殺”字的語義引申，還是要從具體的句式中來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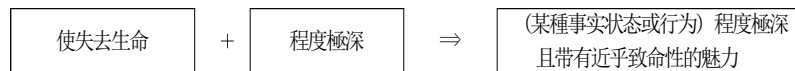
- (1) 這位神秘男子給賈青來了一個“摸頭殺”，賈青表現的非常小女人<sup>5)</sup>
- (2) 笑星一姐賈玲五殺秘訣，酒窩殺、搶鏡殺、幽默殺、還有呢？

例句(1)中“摸頭殺”，大多指男性通過輕撫女性頭的動作，使女性在瞬間對該男性產生極其迷戀或愛慕之情，這種動作對於受事者女性來說帶有極強的致命性的魅力，使其深陷其中。例句(2)中的“酒窩殺”、“搶鏡殺”、“幽默殺”都是形容這個女明星自身具有的某種狀態特點或進行的某種行為動作，“酒窩殺”是指該女明星自身具備的酒窩使得觀眾對其產生極其喜愛的意思；“搶鏡殺”是指該女星“搶鏡”的行為不但沒有引起觀眾們的反感，反而讓人們覺得該行動非常可愛有趣并帶有魅力；“幽默殺”是指該女星極具幽默感的言語或行動讓觀眾得到極大的享受并深陷在其魅力當中。

通過對上面兩個例句中“X殺”結構在實際語料運用中的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靜態的特徵還是動態的行為，這種“X殺”所導致的結果一般都是好且正面的，即表示對受事者造成一種程度極深的影響，使其產生某種近乎于致命性的、程度極深的崇拜、迷戀或喜愛之情。結合“殺”字本身的主要意義特徵來看，我們可以感受到“X殺”結構中“殺”的引申義并不是某一個義項單獨作用的結果，而是來源于兩

5) 本文的例句均來自于網絡，主要是百度搜索或新浪微博，為了行文的簡潔，一般不另外注明出處。

個義項中語義共同的引申和在使用過程中的相互融合。通過上面的分析，“X殺”中“殺”的語義引申可以大致表現如下：



綜合上面 (1) (2) 中“X殺”的實際語義來看，這種行為導致的結果往往都是積極向上的且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基本上不帶有消極或負面的意味。

### 3. “X殺”的類詞綴話

對於類詞綴的界定與描述，今天的語言學界通常把語義上相對於實詞來講詞義比較虛化，位置固定化且能產性較高的這類詞稱為類詞綴。對於類詞綴的範圍界定，學界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十分嚴格的劃分，因此類詞綴語義標準的定義也可以看作是界定類詞綴與否的關鍵。類詞綴不同于傳統的詞綴，它在詞匯意義上有所虛化但又未過渡為完全虛化，這是類詞綴區別於詞綴的根本特徵，而類詞綴所具有的“半實辦虛”特徵，也逐漸成為了學者們界定類詞綴的語義標準。想考察某一個類詞綴虛化義的產生，就要對這個類詞綴是在哪個具體的義項上虛化的加以說明。除此以外，位置的固定化和構詞的能產性，也是類詞綴的典型特徵。本章中，也會從語義的半虛化、位置固定化的結構規則以及“X殺”類詞綴結構的能產性三個方面，對“X殺”結構中“殺”的類詞綴化進行考察。

#### 1) “殺”語義的半虛化

現代漢語中，詞根與詞綴主要是從詞義的角度上去劃分的，詞根在一個詞中處於中心位置，對整個詞義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而詞綴是一個詞中的附加成分，這個詞綴的存在與否對這個詞本身的意思并無太大的影響。而類詞綴的概

念，是介于詞根與詞綴之間的存在，它的意義發生了虛化但又未完全虛化，表示的並不是這個詞的本義或基本義，而是某一個或某幾個義項相對抽象或虛化的結果。

通過對大量類詞綴的觀察可以發現，儘管是虛化現象導致了類詞綴的產生，但如果構詞結構中少了這個類詞綴，整個結構的意義又無法成立。這些類詞綴也確實是帶有其自身某種特點且實在的詞匯意義的，這與完全虛化的如“老虎、兒子”中的“老”或“子”等傳統詞綴又有着質的不同<sup>6)</sup>。一個類詞綴意義的產生，通常是來自于該詞本身的引申義或某種抽象比喻義，如果在類詞綴結構中將類詞綴去掉，那麼對整個詞義都會產生影響。類詞綴語義的半虛化又可以從這個詞語義的虛化和意義泛化這兩個角度來共同考察。本文也試着從詞義的虛化和泛化兩個層面來考察類詞綴“殺”的形成過程。

從第一方面來看，“X殺”結構中的“殺”字表達了某種狀態或行爲的程度極深的含義，且帶有某種近乎于致命性的魅力，這種魅力可以讓對方在瞬間陷入到一種非常喜愛甚至迷戀的感情中去。“眼神殺”指的是“某人眼神中顯露出的某種魅力讓對方深陷其中，產生愛慕之意，並且無法自拔”。“擡頭殺”指的是“某人在做擡頭這一動作的時候，讓對方感覺到十分充滿魅力，並產生強烈的愛慕之情”。這里面類詞綴“殺”的抽象語義，是從“殺”的本義“使（人或動物）失去生命”及“表程度極深”這兩個義項共同引申而來的，並在引申的過程當中進一步虛化，成爲了現在的類詞綴“殺”。

第二方面，從類詞綴的泛化角度來看，“X殺”類詞綴結構產生後，在使用的過程中，常常表示某一個“範疇”義，也就是意義泛化的一種普遍表現：譬如“背影殺、微笑殺、露肩殺”等“X殺”結構組合中，在類詞綴“殺”的作用下，“X殺”表示了某種使人產生極致的心理感受或崇拜、迷戀之情的客觀存在或行爲，具有共同的語義屬性。

6) 虛化程度是判斷類詞綴的主要因素，而詞綴與類詞綴的差別主要就在於虛化程度的不同。朱德熙認爲，詞綴只表示抽象的語法意義，且都是“定位語素”，真正的詞綴只能粘附在詞根成分上，它跟詞根成分只有位置上的關係，沒有意義上的關係；而類詞綴則不同，它既對位置的固定有需求，同時又和詞根一起對詞義構成起着重要作用。

以往研究類詞綴的學者們指出，類詞綴兼有表達性派生和功能性派生，前者“反映說話者的主觀態度”，後者“改變詞的語義方面，說表達的意義相當於一些格(case)，如表示施事、受事、地點或來源等”。簡單概括來看，類詞綴的表達性派生體現了類詞綴語義的虛化，由於話者語言表達上的需要，將詞匯本義中的某一部分或某幾部分的實在義進行引申，在語義抽象的過程中表達出一種區別於基本義的引申義，這是一種反映話者主觀感情色彩的派生方法。類詞綴的功能性派生則可以看作是類詞綴泛化的一種概括，將具有共同語義特點的某一類詞用同一種構詞結構來進行表述，既起到了區別與其他語言表述復雜繁瑣的作用，又豐富了現代漢語的詞匯。因此類後綴“殺”在意義上可以看作是表達性派生和功能性派生的雙重作用。綜上所述，“X殺”類詞綴結構中的“殺”字符合意義半虛化的這一特點。

## 2) “殺”在類詞綴結構中的位置固定化

關於類詞綴的位置固定性，馬慶株（1995）曾經說過：“詞綴的分布特徵是定位性，不定位的不是詞綴”。不論是傳統詞綴還是新興的類詞綴，都必須具備定位的性質。類詞綴的虛化現象必然是界定類詞綴的基本標準，但類詞綴位置的固定性也是類詞綴結構得以實現的必備條件。所謂位置的固定性，是指類詞綴在某個義項或該義項的派生義上，呈現出構詞組合的固定性。確立類詞綴與否，首先要對類詞綴的語素進行定位，這個語素是位於詞首還是謂語詞尾，類前綴只能出現在組合的最前面，而類後綴大多出現在組合的最後面。觀察“X殺”類詞綴結構中，“殺”從始至終保持了結構最末端的位置固定性，這種固定的位置也鞏固了類詞綴結構“X殺”在語義泛化方面的可能性。當“殺”表示某種使人產生極致的心理感受或崇拜、迷戀之情的客觀存在或行為的範疇義時，“X殺”結構中“殺”的位置是固定不變的。

“定位性”是指類詞綴在某一個詞性、某一個或幾個義項上定位，即“定詞性”“定義項”。“定詞性”是指某一語素在充當類詞綴時，始終保持一個詞性。“X殺”類詞

綴結構中的“殺”在做類後綴成分時始終保持着動詞性。“定義項”是指在某一個或幾個固定義項上該語素的位置始終是固定不變的。“X殺”結構中，“殺”的引申義始終是由“殺”的本義“使（人或動物）失去生命”及“表程度極深”這兩個義項共同引申而來的，并在引申的過程當中進一步虛化，成爲了類詞綴“殺”。

### 3) “X殺”結構的能產性

類詞綴的構詞能力很強，是現代漢語詞匯中新興的構詞部件。類詞綴構成的詞的意義一般可以通過成分義和類詞綴義相加而得到，類詞綴構成的結構中，類詞綴表達了某種範疇義，但同時如果沒有前面的實詞部分，它也無法起到作用因此類詞綴構成的詞的意義還具有透明性。類詞綴的產生是某一社會時期的語言現實所反映的組詞現象，它在短時間內產生并流行開來，但這種類詞綴是否具有強勁的使用生命力，還有待于時間的檢驗。因此詞典中不會全部收錄這種構詞方式構成的詞。

這種意義的透明性和構詞的規則性也決定了類詞綴具有構詞的能產性。Beard (1995) 提出可將派生構詞的方法分爲四個類型：即特徵值轉換派生、表達性派生、功能性派生及換類派生<sup>7)</sup>。表達性派生有指小、增量、輕蔑、喜愛、尊姓等五個功能類別。董秀芳認爲，漢語中詞匯的派生結構類型主要以表達性派生爲主<sup>8)</sup>。即漢語詞匯在不斷發展的過程當中，爲了使詞義得到更有效精準的表達，從而產生了詞匯義項的派生。詞綴中典型的“小”和“鬼”，都是爲了表達可愛、喜歡的情感而派生出的結構。除此以外，現代漢語的類詞綴，如“精-、硬-、非-”

7) Beard (1995) 將派生構詞分爲四個類型：第一類是特徵值轉換派生 (feature value switches)，即改變一個詞的特徵值，如從陽性名詞變爲陰性名詞的派生；第二類是表達性派生 (expressive derivation)，反映說話者的主觀態度；第三類是功能性派生 (functional derivation)，改變詞的語義方面，所表達的意義相當于一些格，如表示施事、受事、地點、來源等；第四類是換類派生 (transposition)，指單純改變詞類屬性的派生，其意義的改變可以由新獲得的詞類屬性及其原詞基所具有的語義特徵退出。

8) 董秀芳指出，漢語中討論最多的派生結構很多都在一定程度上屬於表達性派生，比如“子、兒、頭”這些名詞詞綴原本都具有指小功能。指小詞綴更進一步的發展是表達非正式，北京話中一些體詞性兒化和幾乎所有的非體詞性兒化都有這種表達非正式的功能。

一類結構，這些類詞綴在義項派生過程中，比起某種感情色彩或增量的意義，更側重于表達一些判斷或評價的意味。根據類詞綴“殺”的語義可以看出，“X殺”結構中“殺”通過表達性的派生和功能性的派生用法，衍生了一系列表達極度迷戀或喜愛之情的詞匯組合。

根據對其他類詞綴的分析可以看出，類詞綴結構常常用來表示某一類人或物、事物的性質、觀點態度或樣式等。其中表某一類人意義的類詞綴結構數量是最多的，如“-癡、-迷、-狂、-戶”等，這些表示人的類詞綴結構，共同描寫了社會中具有某一共同特性的群體，在現代漢語作為描述對象或主體，經常被應用，具有較高的能產性。除此以外，表示事物性質的類詞綴有“-化、-氣”等；表達某些觀點態度的類詞綴有“-觀、-感”等；表達樣式的類詞綴有“-式、-風”等。“X殺”結構中“殺”表達了某種狀態或行為帶來的影響和後果，可以看作是話者表達自己內心情感和觀點的一種訴求。

從數據上看，“X殺”類詞綴結構相對於其他類詞綴結構產生得較晚。參考各大語料庫的結果，各種各樣的“X殺”結構基本出現在2016年以後，從“摸頭殺”開始，逐漸出現了“酒窩殺、摸手殺、露齒殺、美腿殺”等“X殺”類詞綴結構，並且還在不斷的創新和衍生着，這充分體現了“殺”作為一個新興類詞綴的能產性。究其背後的原因，主要在於類詞綴“殺”本身蘊含的意義豐富且感情色彩強烈，因此在組成“X殺”結構時，對於“X”的入詞要求相對較低。“殺”這個詞本身所具有的強烈語義表達特性，即使類後綴“殺”在結構中的語義已經發生了變化，但由於字音、字形都沒有發生變化，因此可以在第一時間成為關注焦點。

除此以外，從客觀外在條件方面來看，隨着現代社會娛樂媒體熱潮的不斷興起，對於單純又熱情的年輕一代來說，生活中可以使人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在心里上產生極大的崇拜或迷戀之情的行為或現象非常常見，這種對於想要充分表達內心情感的訴求，也為“X殺”的能產性提供了充足的外在條件。

## 4. “X殺”的結構特徵

本文以北京語言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BCC）、百度搜索以及新浪微博等搜集到的“X殺”類詞綴結構作為研究對象，對“X殺”結構中“X”的語音及語義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和考察。

### 1) “X殺”結構中“X”的結構類型

從構詞方式上來看，在現代漢語中，“殺”是一個自由語素，可以附着于其他語素共同組詞，也可以單獨成詞。詞性方面，“殺”在古代有表示程度義的副詞詞性，但到了現代漢語中，“殺”只具有動詞一個詞性。“殺”與其他語素搭配組成詞，如“殺戮”、“捕殺”、“殺眼睛”等。但在“X殺”結構中，類後綴“殺”的位置是始終固定不變出現在“X”後面的。

根據各種語料信息，本文共收集到了53個“X殺”結構詞群，還有個別到目前為止使用頻率較低的“X殺”族詞並沒有被收錄在本文當中。“X殺”結構中的“X”既可以是單音節語素，也可以是由詞或詞組構成的多音節語素。但通過對實際語料的考察，“X殺”類詞綴結構中雙音“X”佔據了絕大部分的比重。“X殺”類詞綴結構中，“X”為單音節的有4個，佔總數的7.5%；雙音節的“X”有47個，佔總數的88.6%；多音節的“X”僅有2個，佔總數的3.9%。

#### (1) 單音節“X”

單音節語素只具有一個音節，讀時發一個音，寫時為一個漢字，並獨立組成一個單純詞。“X殺”結構中，單音節“X”共有下面4個：

背殺，手殺，泳殺，吻殺。

這4個“X殺”類詞綴結構中，“背”和“手”是身體的某一部分，為名詞性單純詞；

“泳”和“吻”是表游泳和親吻的動作，為動詞性單純詞。

### (2) 双音節“X”

在53個“X殺”類詞綴結構中，“X”為双音節的有47個，占据了近90%的比例，位居“X殺”族詞的首位。“X”為双音節的“X殺”類詞綴結構如下：

- a. 眼神殺 側臉殺 半臉殺 正臉殺 背影殺 微笑殺 笑容殺 壞笑殺 嘴唇殺  
氣質殺 氣場殺 酒窩殺 梨渦殺 虎牙殺 長腿殺 美腿殺 鎖骨殺 手指殺  
喉結殺 額頭殺 後背殺 口琴殺 鋼琴殺
- b. 捏臉殺 捧臉殺 親吻殺 接吻殺 擡頭殺 摸頭殺 壁咚殺 舔嘴殺 抿嘴殺  
嘟嘴殺 捧臉殺 蒙臉殺 歪頭殺 碰頭殺 撩頭殺 吐舌殺 刮鼻殺 摸腳殺  
露背殺 牽手殺 回憶殺 對視殺 掏錢殺 坐腿殺

在上述双音節“X”中，a類“X”表示了某種客觀存在的情況或狀態，如“酒窩殺”，指的是在看到某人的酒窩後，對對方有酒窩的這個客觀存在產生了極度的喜愛之情；而b類双音節“X”則代表了某種實際發生的行為動作，“X殺”所導致的結果主體也就是這個實際動作的受事對象，如“摸頭殺”指的是某個人被摸了頭之後，這個摸頭的動作使這個人心中猶如小鹿亂撞，陷入一種十分甜蜜的愛戀之情中去。

### (3) 多音節“X”

多音節語素“X”在“X殺”類詞綴結構中所占的比例是最低的，在實際語料中有使用痕迹的只有兩個，如下：

捏臉親吻殺，主角光环殺

其中“捏臉親吻殺”又可以拆分為“捏臉殺+親吻殺”，這種多音節“X”存在數量極少的情況，不僅在“X殺”結構中有所體現，絕大部分的類詞綴詞群也都是如此。現代漢語新詞匯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運用了語言學的經濟原理。經濟性也使得漢

語的表達日趨簡練，類詞綴的產生就是語言經濟性原則的最好體現，現代社會中，人們力求用最簡練的詞語表達出最豐富的意義。這也是多音節“X”在類詞綴結構中數量無法擴展的重要原因。

除此以外，雙音節“X”按照詞匯結構還可以分為并列式、偏正式、述賓式和外來語借用式等4個種類：

- A. 并列式  
嘴唇殺 手指殺 額頭殺 親吻殺
- B. 偏正式  
眼神殺 側臉殺 半臉殺 正臉殺 背影殺 微笑殺 笑容殺 壞笑殺 氣質殺 氣場殺 酒窩殺 梨渦殺 虎牙殺 長腿殺 後背殺 美腿殺 鎖骨殺 喉結殺 後背殺 口琴殺 鋼琴殺 回憶殺
- C. 述賓式  
捏臉殺 捧臉殺 接吻殺 擡頭殺 摸頭殺 舔嘴殺 抿嘴殺 啣嘴殺 捧臉殺 蒙臉殺 歪頭殺 碰頭殺 撩頭殺 吐舌殺 刮鼻殺 露背殺 摸腳殺 牽手殺 對視殺 掏錢殺 坐腿殺
- D. 外來語借用式  
壁咚殺 (壁ドン)

## 2) “X殺”結構中“X”的語義特徵

綜合4.1中的“X”分類情況來看，“X殺”的構成與“謀殺，捕殺”等連動式複合詞不同，並不是兩個有情景關聯或連續不停歇動作共同合成的行為。根據“X殺”結構的功能和語義，可以把類詞綴“X殺”結構看作是偏正式複合動詞，“X”成分與中心詞“殺”結合，共同結合修飾限制後面的成分。

本文在整理“X殺”實際語料的過程當中，還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共性，就是從大多數“X殺”構詞結構的語義來看，不論類後綴“殺”前面的“X”是體詞性成分還是謂詞性成分，“X”的語義都呈現出與人的某一個身體部位有關，或與身體的某一個部位發生直接關係的特點。這些與身體部位語義有關的“X”一共有44個，占到了

總數的80%。比如“側臉殺”指的是對對方身體部位中的臉部產生了極度迷戀，而“捏臉殺”一般指的是男性輕捏女性臉部的行爲，讓女性產生了一種極度心動和愛慕的意思。這兩個類詞綴結構，不論是單純的對臉部這個實物的陳述，還是描述了對臉部實施了某種動作的事實行爲，最終的焦點都停留在臉部，“殺”這個類後綴最後是與人體部位中的“臉部”在語義上發生了某種效果關係。

“X殺”詞群在語言表達使用這種特有的語義同一性，是“殺”區別于其他漢語類詞綴的一個典型特色，同時也體現了“殺”這個類詞綴目前爲止在構詞能力上還有着相對的單純性。“殺”類詞綴從最初的語義虛化并逐漸過渡爲類詞綴的時間其實還不過幾年，相比其他廣泛使用的類詞綴，產生的時間短且用法相對單一。“殺”這個類詞綴的泛化目前爲止還局限在某一類特定的語義範疇之內，今後“殺”的造詞能力還需要時間的進一步檢驗。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殺”在“X殺”中語義有抽象化傾向，但並沒有完全虛化，位置固定，并具有一定的構詞能力。

## 5. “X殺”產生的原因

現代社會中無論是人們的物質生活還是精神世界，都在每時每刻間發生着變化，這種日新月異的變化，有些是我們用肉眼在某一刻可以直接看到，生活中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而有一些則是在潛移默化中對生活造成了影響。語言文化方面的革新即是後者，它經歷了社會語言文化和交際心理在漫長時間的沉淀後，自然而然得被大眾接受或使用。使用時不光使用的人并不會覺得突兀，聽到或看到的對象者也不會產生抵觸感，反而會對這種新興的語言現象感到有趣和新穎，并在不斷的重復使用中得到進一步的認同和推廣。類詞綴結構下衍生出來的新詞群皆是如此。

任何一種新的語言現象的產生，都不是一時作用的結果，而是需要人們在社會發展過程通過中對語言的不斷革新以及對詞匯構成的共同創作得以實現。“X殺”

類詞綴結構的傳播也可以歸納為內因和外因兩種。

“殺”字在漢語的傳統語義解釋中，本義主要用于使動物或人失去生命，具有殺傷力極強、致命的語義特徵，容易在人的內心深處引起強烈的震撼。這種感情色彩極強的表動作行為的詞，在語言發展過程中，其本義與另一個“表程度極深”的自身基本義相結合，引申出了“某種事實狀態或行為，程度極深且帶有近乎致命性的魅力”這一新的語義。但即使“殺”的語義因為虛化發生了改變，但是在外在的語音和字形方面是沒有任何變化的，因此在看到或听到的瞬間，“殺”字仍然能迅速成為話語表現中的關注焦點。

“殺”類詞綴在與前面的“X”相結合後，表現出了一種讓對方在短時間產生極致的歡喜、愛戀等情感，並陷入其中無法自拔。可以說是一種美好且令人沉醉的美好情感。而“殺”字的本義使失去生命，在傳統的語義中多帶有一種負面的感情色彩，使人們所不願經歷或發生的。而類詞綴“X殺”則恰恰相反，它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帶有負面色彩，相反對受事者賦予了一種正面的、褒義的語言色彩。這種強烈的認知上的反差，讓“X殺”在現代漢語表達上具有了高度突出的認知度，使用頻度也隨之得到了不斷擴展。

外因方面，類詞綴結構詞群作為現代漢語新興詞匯的主要構成方式，它的形成與新旧更迭的社會文化和大眾群體的情感需求也密不可分。網絡交際成為了現代人繼對話交際外的重要交際手段，相比高年齡段群體，類詞綴詞群的使用群體更傾向於年輕一代。年輕人使用網絡的頻度更高，在語言使用方面相對於高齡人也不會有過多的避諱。“X殺”作為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表達方式，更能激發年輕一代的興趣，彰顯出他們敢于打破禁忌的張揚個性，更容易得以傳播。

除此以外，語言的經濟性原則也是“X殺”結構產生的一個重要外因。用最簡潔的用詞表現最豐富的語義，是現代漢語在發展中人們對語言表達的一個重要共識。“X殺”結構不光描述了動作的主體本身，還強調造成的結果，並凸顯出了某種程度極高的情感。年輕一代的社交語言日趨簡練，對新事物的捕捉、理解能力也更強，有時一個符號，一個簡單的詞匯就能進行相互交流。這種語言簡潔的經濟原則，必然會適用於“X殺”等類詞綴結構的產生與發展。

## 6. 結語

本文選取現代漢語中的類詞綴“殺”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收集BCC語料庫、新浪微博、百度中實際存在的語料信息，試圖分析“微笑殺、摸頭殺”等一系列“殺”類詞綴的形成過程以及與其相結合構成的類詞綴結構“X殺”的構詞特徵與產生原因。

為了理清類詞綴“殺”的發展脈絡，第二章中首先列出了《說文解字》對“殺”字的最初釋義，然後結合《漢語大詞典》、《古典漢語詞典》、《近代漢語大詞典》、《現代漢語詞典》等辭書，整理出“殺”的本義及各基本義項。結合實際語料可以發現，類詞綴“殺”是由本義“使某人或某物失去生命”與基本義項“表程度極深”在語言變化過程中共同衍生出來的引申義，“殺”在語義虛化的過程中逐漸成爲一種類詞綴，表示“某種事實狀態或行爲程度極深且帶有近乎致命性的魅力”。

第三章從語義虛化與泛化，結構中的位置固定性以及“X殺”結構的能產性三個層面考察了“殺”的類詞綴化特徵。在組合結構上，“殺”始終處於詞尾的固定位置；在其的作用下，“X殺”類詞群具有了共同的語義屬性。

第四章對“X殺”類詞綴結構中“X”的語法結構及語義屬性進行了分析。根據實際語料可以看出，雙音節“X”占据了絕大多數比例的88.6%， “X”成分用以修飾限制中心詞“殺”。“X”的語義上還呈現出了獨有的一致性特點，“X殺”詞群的語義都與人體的某個部位有着直接的聯系，或是對它的描述，或是對它實施的某種行爲動作，這是“X殺”結構組合的特色，也體現了“殺”的構詞單一性。

最後一章從內因和外因兩方面闡述了“X殺”構詞組合產生的原因，內部上它是社會文化發展的產物，外部來看它是大眾語言表達需求的結果。但“殺”作爲一個新興的類詞綴，產生的時間很晚，目前爲止整個組成結構群的語義也比較單一，它是否可以作爲一個常見的類詞綴被長期使用下去，還需要時間的檢驗。

## 〈參考文獻〉

- 陳光磊, 『漢語詞法論』, 上海: 學林出版社, 1994.
- 呂叔湘, 『漢語語法分析問題』,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79.
-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字典』, 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7.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現代漢語詞典』, 北京: 商務印書館, 第七版 (2016) .
- 董秀芳, 「漢語詞綴的性質與漢語詞法特點」, 『漢語學習』第6期, 2005.
- 馬慶株, 「現代漢語詞綴的性質、範圍和分類」, 『中國語言學報』第6期, 1995.
- 林筠涵, 「從“秒殺”看“秒+V”結構的由來」, 『現代語文』第8期, 2013.
- 姚昭璞, 「從新詞語“XY殺”看類後綴“殺”的形成及成因」, 『漢語應用語言學研究』, 2019.
- 楊檢榮, 「含極性程度義的“V殺”、“V煞”和“V死”差異研究」, 『柳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11.
- 沈光浩, 「現代漢語類詞綴的界定標準與範圍」, 『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3期, 2011.
- 蘇寶榮、沈光浩, 「類詞綴的語義特徵與識別方法」, 『語言研究』第4期, 2014.
- 董秀芳, 「漢語詞綴的性質與漢語詞法的特點」, 『漢語學習』第6期, 2005.
- 賈澤林, 「漢語類詞綴的性質及其教學策略討論」, 『漢語文字大論壇』, 2019.
- 王洪君、富麗, 「試論現代漢語的類詞綴」, 『語言科學』, 2005.
- 李宇涵, 「近十年新詞語中的類詞綴現象研究」, 『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學報』第6期, 2019.
- 陳娟、朴興洙, 「關於現代漢語“硬X”的類詞綴現象考察」, 『중국어연구』, 2019.
- 辛勤、朴興洙, 「從“X精”看“精”的類詞綴化現象」, 『中國學報』第90輯, 2019.
- Robert Beard, *Lexeme-Morpheme Base Morphology: a general theory of inflection and word formation*. (SUNY Series in Linguistics.)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5. pp. xvi+433

〈Abstract〉

Analysis of the Quasi-affix 'sha(殺)' in Modern Chinese

An, Yunhui / Park, Heung-Soo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 large number of new words have emerged in modern Chinese. The development of quasi-affix structure can b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 grammaticalization. Among them, these mantics of 'sha(殺)' tends to be in vain and its position is basically regular.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uasi-aff 'sha(殺)' and 'X殺' family words on Grammaticalization, Position fixing, Vocabulary productivity.

First of all, we lis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Sha(殺)" in Shuo Wen Jie Zi, and then sort out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basic meaning of "Sha(殺)" by combining with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the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Chinese, the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and the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The quasi affix "kill" is an extended meaning derived from the original meaning "to make someone or something lose their life" and the basic meaning "extremely deep"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change. The quasi-affix "Sha(殺)" means a certain factual state or behavior is extremely deep and has a near-lethal charm.

Then, we found the affix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ha(殺)" are investigated from three aspects: semantic grammaticaliz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fixed position in the structure, and the productivity.

Last of all, we analyzed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semantic attribute of "X" in the affix structure of "X殺".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orpu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wo-syllable "X" occupies the majority of 88.6%, and the "X" component is used to modify the limiting headword "Sha(殺)". The semantics of "X" also presents a unique consistency feature. The semantics of the "X殺" word groups are directly connected to a certain part of the human body, either its description or its implementation. This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tructure combination of “X杀”, and also reflects the singleness of word formation of “Sha(杀)”.

Key words: Sha(杀), X杀, quasi-affix, Modern Chinese, grammatical structure

이 논문은 2020년 7월 6일에 접수되어 2020년 7월 31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20년 8월 11일에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

